

·名家题跋·

元白先生所藏《窥园图记》题跋

朱 玉 麒

引 言

《窥园图记》是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所作的题记。记文由王鸣盛口占、江声篆书并作附记。民国年间,图、记分散,而《窥园图记》为沈兼士先生所得,分请当时流寓或定居北京的学者题跋留念。

图画明志是中国文人表达志向、陶冶性情的传统方式,因之而产生的大量题跋,又体现了文人群体之间的学术交游。《窥园图》引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典故,表达乾嘉学者修养身心的意愿,因此在当时不仅王鸣盛、江声有此题记,钱大昕同样也题诗唱酬。这些作品以一种优雅、闲适的形式反映了乾嘉学者在严肃的著述之余生动的学术情趣。此后民国学人的题跋,无疑又是对清代学术风韵的隔代继承和遥相呼应;但在内容上,围绕着“窥园”的涵义,他们的争论不仅体现了后出转精的民国学术对乾嘉学者的挑战,也反映了新时代学术转型之际新旧学者的精神风貌。《窥园图记》及其题跋从一个侧面留下了乾嘉与民国学术的写照。

沈兼士先生于 1947 年去世,《窥园图记》及其题跋从家中散出,历经半个世纪的波折后,为启功先生坚净居珍藏。笔者自 1997 年起问学启功先生门下,其时先生新从翰海拍卖会上得到《窥园图记》题跋长卷,奉若拱璧,而警欬之间,多所言及。先生 1933 年受业于陈垣校长,并先后任教辅仁中学、辅仁大学,与题跋之学者多有过从;其时先生以画名,曾绘《窥园图》卷奉呈陈垣先生以助当时题跋之雅兴^①,并曾应沈兼士先生之请代求杨钟羲题跋。因为这些缘份,以及晚年对清代学术史的关切^②,启功先生对《窥园图记》题跋非常看重,也一

①图今存,参《启功书画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26-27 页,题“窥园图,癸酉冬日写似援龠世丈雅令,启功元伯学”。“癸酉”,1933 年。

②启功先生 1998-2001 年间曾多次为研究生及公众演讲“清代的文化政策及学术流派”、“清代学术问题私见”等内容,总结其一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心得。参启功著、赵仁珪等编:《启功讲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直有刊布流传之意。1999年4月,笔者于坚净居受教钱、王之学时,遂得睹长卷真迹。当时曾遵嘱拍照留副,并点校、录文;其后又发愿整理、研究,以为学习清代与民国学术史之门径,得到先生之首肯,并多次就题跋渊源给予指导。惜此后学业紧张,又兼初涉这一领域,资料收集过程较长,未能及时做出完整的成果向先生汇报。而先生于2005年6月遽归道山,《窥园图记》题跋的整理遂因笔者的愚钝与懒惰,留下无穷遗恨。

作为对启功先生的纪念,也为了实现先生乐于流布学术新资料的遗愿,兹将《窥园图记》及其题跋先期公布于《文献》。以下的录文、标点与分段,均按古籍定本的格式处理;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录文一般径用今之规范汉字;在每段题记之后,据传世文献及启功先生生前回忆,对其作者生平与题记背景略作笺注。录文亦得同门张廷银师兄多所指正。

正文

江艮庭先生篆书窥园图跋尾

己卯春初杨钟羲题签(印:圣遗〈白长方〉)

【笺注】

此签的题写者杨钟羲(1865-1940),祖籍辽阳,世居北京,满洲正黄旗人,乾隆时改隶汉军旗。原名钟广,后改名冠姓为杨钟羲,字子勤、慎齋,号留垞、雪桥、圣遗居士等。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编修,后屡在端方幕府,官至江宁知府。辛亥革命后,寄居上海。1923年春,应溥仪之召,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携眷北归,于北京设雪桥讲舍,著述课徒。著有《雪桥诗话》、《来室家乘》、《圣遗诗集》等。

此签的题写年代“己卯”,即1939年,是杨氏去世前一年,也是在以下所见民国学者最晚的题跋之后一年。时启功先生在辅仁大学任教,因与杨钟羲有亲戚关系,受沈兼士先生委托,求杨氏为跋。但杨氏看完卷中题跋之后,只在卷首题签相付。盖其时杨氏以清室遗老自居,而先此题跋之学者以章炳麟为首,即系反清之革命志士。在国学研究的领域,虽然二者未必不能讨论共同的问题,而要杨氏屈居国民革命的元勋之后,自有不甘。但就《窥园图记》而言,政治思想的新旧并不能成为学术真理的准绳,于是就有了在乾嘉与民国学人之间、民国新旧学人之间,围绕着《窥园图记》而发生的笔仗,这便是下面的《窥园图记》及题跋。

本卷原收藏者及民国诸题跋的发起者沈兼士(1887-1947)先生,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1905年留学日本,从章炳麟治国故,精研文字、训诂学。辛亥革命后,先后受聘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等职,著有《广韵声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等。20世纪30年代得到《窥园图记》并遍请学界名流题跋之际,他正担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

窥园图记^[1]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而费生士玠图其像居书舍中,手揭帷,凝望园圃中景物,题曰“窥园图”。嘻!费生岂有异于董子之志哉?夫学,臧焉、修焉,又必息焉、游焉。昔吾夫子,尝出游于观之上、舞雩之下,消摇于杏坛及缁

帷之林；又尝观于吕梁之水，射于矍相之圃矣。而史乃言董子不窥园者，极状其学之笃尔；窥园何害于学哉？

夫仲舒，《春秋》儒也。当是时，《左氏传》未出，《公羊》、《穀梁》并立，而《公羊》为最盛。仲舒，守《公羊》家法者也。汉人治经，一人守一经，一经中守一师，是谓专门家法。至郑氏康成，始兼众经、众师而会通之，则集大成矣，它人不敢任也。不知家法，则学不纯；不奉康成为宗主，则无以识其归趣。后汉《左氏》渐盛，而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康成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又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经。”康成之于礼深矣，又笃好讖。盖讖书，七十子之微言大谊具在焉。故康成去其舛驳，而择用其精者以证经。俗儒疑康成此言为尊《穀梁》而抑《左氏》、《公羊》，岂不大谬乎？

费生之于经，守家法，与予同志。予尝慨夫唐宋以来陋谬纷纭，经学之传不绝如线。然毛《诗》、三《礼》，汉学无恙；《公羊》有何休学及徐彦疏，其旨大鬯，亦无遗憾；《穀梁》存范宁注，尚差可。其亡佚殆尽者，莫甚于《左氏》。何则？《易》虽为王弼、韩康伯所乱，而有惠栋先生之《周易述》及费生之《易师说》；《书》虽为皇甫谧所乱，而有江声之《集注音疏》及予之《后案》，亡而复存矣。《左传》惟服虔与康成意合，康成遍注各经，独以《左传》攘服氏；不意为杜豫窜夺，诚千古之恨事。费生治《易》，主费、孟、京三家；三家所阙，以后汉诸儒之习三家《易》者附之；又就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其治《左氏春秋》，又欲为服虔力扶衰绝。将来九经汉学，可以尽复，宁非斯文之厚幸与！然则生虽不习《公羊》，而讲诵之勤，无异仲舒。绘此图，所以志也。

予行年七十，惫甚矣！频年又遭目疾，旧学遗忘。聊举肤见口占，倩江君书之以质费生，恐不足以挟进生而广其意可，若何？

乾隆五十有六年岁在重光大渊献四月丁未朏，西庄拙老人王鸣盛^[2]纂（印：王鸣盛印<白方>、西沚居士<朱方>、讲樞旧臣<朱方>）

《汉书·董仲舒传》言仲舒三年不窥园，道其专精于学也。费君玉衡肆力于经学，博考群书，网罗放佚之汉注，手录而编辑之，其勤不下于董子。乃命画工写照，作窥园之像，欲言己业荒于嬉，不如董子之专精也。王光禄西庄为作《窥园图记》，以失明故，倩予为书之。予以为窥园奚害于学？《杂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耐；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学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臧焉、修焉、息焉、游焉。”费君之窥园，所谓息焉、游焉也。斯一张一弛之道也，奚害于学哉？予既为西庄书，并附书此以复于费君云。

是月既望粤六日乙丑^[3]，艮庭江声^[4]书，时年七十有一。

（印：江声<朱方>、未澣氏<白方>）（图一）

【笺注】

煙書董仲舒傳言仲舒三年不闢園鎔與殫精于
 學也費君玉衡隸所于經學博攷羣書罔羅放佚
 出漢注半錄而編指其與藝不下于董子乃命畫
 工寫昭作闢園出條欲言己業荒于娛不如董子
 出殫精也王炎禔面莊紫作闢園圖記己年四故
 情早紫書出早乙紫闢園奚害于學雜記曰張而
 不弛文走弗科一張一弛文走止趨學記曰君子
 出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費君出闢園所謂
 息焉游焉也斯一張一弛出趨也奚害于學哉早
 所為函莊書解附書此乙律于費君云是月既望
 粵六日丁丑旦庭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一

图一

[1]《窥园图》之主人费士玠(生卒年不详),字玉衡,一字在轩,震泽(今江苏吴江)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以大挑分发贵州,署都匀通判,后卒于家。受业王鸣盛、钱大昕,专精汉学,尤以治汉《易》著名,而笃信王鸣盛之学,为王氏所称许。著有《周易汉学通义》、《遂初轩吟稿》等,多不传。

[2]王鸣盛(1722-1798),字凤喈,号礼堂、西庄、西沚等,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光禄寺卿退隐,世称“王光禄”。乾嘉学派之中坚,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西庄始存稿》等。鸣盛于六十八岁双目忽瞽,两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秋,得吴兴名医针之而愈,故其年四月之《窥园图记》仍以失明而由江声代书。

[3]王鸣盛所题“乾隆五十有六年岁在重光大渊献四月丁未朏”即农历辛亥年四月初三日(1791年5月5日)。下江声所题“是月既望粤六日乙丑”则农历四月廿一日(1791年5月23日)。

[4]江声(1721-1799),字鱣涛,更字叔澣,号艮庭,江苏吴县人。一生好治经义,不事科举,嘉庆元年(1796)诏举孝廉方正。曾师事惠栋,专攻《古文尚书》,著有《尚书集注音疏》等。又治小学,以许氏《说文》为宗,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65页)卷六“艮庭征君”记其“岁寻常笔札登记,亦无不以篆,读者辄口噤不能卒也”。观此题

记,亦可见所言非虚。

(章炳麟跋^[1])

费玉衡《窥园图》,王西庄作记,江艮庭书。大旨以为藏、修、息、游,皆学之事。余案,杨子称“公仪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仪有拔园葵事,仲舒不窥园,亦谓不治园圃之业以自殖耳。《潜夫论》称仲舒家给富,故能不窥园,其义愈明,非谓仲舒不游观园林也。吴下风俗,士大夫多置田园,窥园可也。所谓读书先须治生耳,亦岂竟以息、游为学耶?费君盖误解《汉书》,王、江二公又为辞以缘饰之,美则美矣,殆近郢书而燕说者也。余弟子沈兼士得此卷,属余跋尾,为说其事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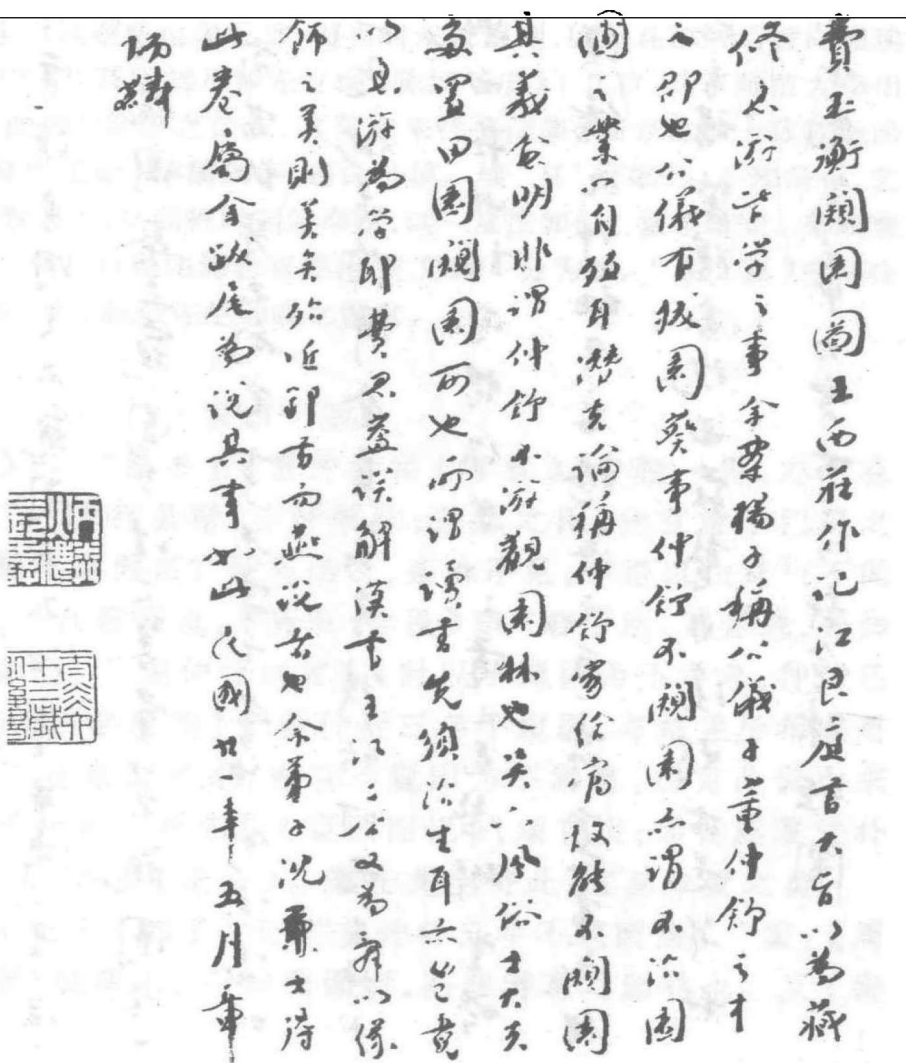
民国廿一年五月^[2],章炳麟

(印:炳麟长寿<白方>、太炎六十三岁以后书<朱方>)(图二)

【笺注】

[1]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更名绛,字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从俞樾问学,后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参与反清、反袁活动,两次流亡日本。五四运动后退出政坛,以讲学为业,被认为是清代朴学之殿军。著作丰富,后人辑有《章氏丛书》行世。

[2]章氏作此题跋之“民国廿一年”即1932年。是年1月28日,日本驻上海租界的军队进攻闸北,制造“一·二八”事件,国民党驻沪十九路军坚决抗战,在上海激战一个多月。时已定居上海的章太炎于2月23日避乱北上,在北京讲学,5月16日南返。其在日本流亡期间受业弟子多人,其时均在北京各大学执教,沈兼士即其1907年在东京从受文字训诂之弟子,因此在讲学之暇,有此题跋。又据周作人回忆,章太炎离别北京之前的最后一日,还有为在京弟子作书留念事,可作参证:“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逖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



图二

书条幅一纸。”（《苦茶：周作人回想录·章太炎的北游》，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429页）

（陈垣跋^[1]）

《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为博士，三年不观于舍园；又言仲舒相胶西王，疾免居家，至卒不治产业。《汉书》因之。不窥园与不治产本是二事。《法言》言“董仲舒之才之邵”，李轨以拔园葵、不窥园分注之，未尝以不窥园为不治产也。《潜夫论》言董仲舒家富、“终身不问家事”，未尝言董仲舒家富故能不窥园也。章先生混而一之，偶未检耳。

余旧藏有钱竹汀^[2]先生隶书《题费君窥园图》三绝句，与西庄此记同时作。其一、二首已见《潜研堂诗续集》，其三云：“古《易》家风溯汉儒，九师秘旨启榛芜。元亭寂寞书成后，曾有侯芭问字无？”时竹汀主讲紫阳书院。西庄瞿目复

史記儒林傳言董仲舒為博士三年不觀於舍園又言仲舒相膠西王疾免居家至卒不治產業《漢書》因之《法言》言董仲舒之才之邵李軌以拔園葵不窺園分注之未嘗以不窺園為不治產也《潛夫論》言董仲舒家富終身不問家事未嘗言董仲舒家富故能不窺園也章先生混而一之偶未檢耳余舊藏有錢竹汀先生隸書三絕句其一其二已見《潛研堂詩續集》其三云古《易》家風溯漢儒九師秘旨啟榛蕪元亭寂寞書成後曾有侯芭問字無時竹汀主讲紫陽書院西莊瞿目復也附識於此以報

陳士先生云中大字者曰新金陳垣

圖

图三

明,亦是年秋初事也。附识于此,以报兼士先生。

壬申大雪前三日^[3],新会陈垣(印:爱厂<朱长方>)(图三)

【笺注】

[1]陈垣(1880-1971),字援庵、圆庵等,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民国时期,曾任北京政府教育次长及京师图书馆、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任教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1926年至1952年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有《励耘书屋丛刻》、《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等。

[2]跋中所及钱大昕(1728-1804),字及之、晓徵,号辛楣、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历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世称“钱少詹”。乾嘉朴学大师,著有《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札记》、《潜研堂文集》等。其《题费玉衡窥园图二首》载《潜研堂诗续集》卷六:“三载园林竟不窥,广川精诣果堪师。由来草本须多识,可是先生未学诗。”“生意窗前验寸莖,心田衍沃好栽培。兰成词赋非吾事,且住园中撰《玉杯》。”启功先生云:陈垣先生生平好收录清人书札,尤措意于其最心仪之钱大昕。其所收集之钱大昕《题费君窥园图》三绝句系当时题赠之全部,但作者在编订个人传世之文集时,往往对其应酬文字有所去取。由其弟钱大昭编定之《潜研堂诗续集》所以仅存前二首,或即其意。今观第三首,确有揶揄、期望过高之嫌。

[3]题跋之日期“壬申大雪前三日”即农历十一月初七(1932年12月4日)。据启功先生回忆:陈垣先生对其题跋也很看重,但当时未曾留副,因此在解放后曾向琉璃厂书贾要求借抄该跋而未果;其后刘乃和先生编《陈垣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遂不能确知题跋之日期。《陈垣来往书信集》所录沈兼士致陈垣函曰:“援庵先生史席:《窥园图记》移稿阙字,遵命补填。惟‘其’字断烂,不知是否,乞谛察为荷。原帙每行字数十九,忆前曾以照像奉赠,试一复按如何?复颂著安。弟制兼士顿首。十一月一日夜。钱竹汀题图诗若有照相,乞见赐一分为盼。”(72页)书信往复,必求原文确凿而后安,足见陈垣先生题跋之慎重。

(黄节^[1]跋)

《论衡·儒增篇》曰:“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闲,犹宜游于门庭之侧。则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①;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尚书·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佚’者也。”观仲任所言,当时以不窥园为不游息,仲任已箸论非之。至王厚斋《困学纪闻》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与赵昱历年潜思不窥园、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并论,皆以不窥园为不游息,益见此说由来已误,非费、王、江三子始也。西庄作《窥园图记》,颇自负;而艮庭篆法朴雅,所引“一张一弛”义,亦出《论衡》。兼士先生得此,宜其珍爱之矣。

《御览》八百九十七引《邹子》云:“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圃。”案:《周礼·大宰职》曰:“园圃,毓草木。”曰园圃者,则非游息之园林也。又《御

①此处原夺“不见,存道以亡身”数字,据《论衡》原书补。

览》九百七十六引桓谭《新论》云：“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六十餘，不窥园中菜。”案：《史记·货殖传》“果菜千钟”，言馥侏之富。诸书记董子事，曰“不窥园圃”，曰“不窥园菜”，而《论衡》并及稼穡之事，其为种植治生、非勤学之义明矣。《新论》^①所言仲舒“年六十餘，不窥园中菜”，即《潜夫论》所云“终身不问家事”也。余说《诗》至《节南山》，读董子对策引《诗》谓“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董子必有慨乎言之。则其“不窥园”义，盖如此尔。《潜夫论》以为由于家富，是未知董子之志者也。兼士先生以为何如？

癸酉寒食^[2]，黄节
(印：黄节<朱方>)(图四)

【笺注】

[1]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后改名

节，别署晦翁、黄史氏。近代学者、诗人。广东顺德人。早年参与反清运动，晚年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著有《蒹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阮步兵咏怀诗注》等。

[2]题跋日期“癸酉寒食”即1933年4月4日，是日作者还为谭家菜主人谭豫青题字。黄节书法优雅淡远，颇受称道，其于1935年1月24日去世后，陈垣曾致书尹炎武云：“近年拙刻，卷首题字，多晦闻手笔，昨寄上《化考》，已非蒹葭楼(黄节书斋名)体，感怆何如？”

①《新论》，原误作“《论衡》”，据上文改。

右王西莊先生窺園圖記為費玉衡作也時西莊方失明因口占以授江艮庭先生使書之久之圖亡而記存今為吾友沈兼士先生所得出示余使書其後西莊不以古文名然澤於古者深故其文簡明有法且所言經學源流足以見乾嘉諸儒之風旨又得艮庭以小篆書之可稱雙絕西莊之為人好詆訶前輩高自標置錢辛楣集中有答西莊書云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訾毀前人實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所言深中其病今此記謂書為皇甫謐所亂而有江聲之集注音疏及己之《後案》在則雖亡而復存其言亦少侈矣實則其平生著作考證疏畧者往而有於蛾術編尤其此記言公羊善於識書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具在焉謹案史記趙世家記扁鵲之言秦穆以兵得天下所謂公羊善於識者蓋以此與隋末道士所獻孔子閑居記何以異且說劉字為卯金刀絕類馬頭人為長人持十乃斗其言深可怪笑七十子之大義微言殆不如此西莊非今文家以康成之好圖讖也亦從而傳會之寧道周孔誤諱言服鄭非是亦通人之蔽也余愛其文字之美而竊疑其說之未安遂書之以復於兼士先生兼士湛深經術其必有以論定之也

癸酉秋七月武陵余嘉錫季駿甫跋



图五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刘乃和等著，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385页)可见当时京师学者之故友深情。

(余嘉锡^[1]跋)

右王西庄先生《窺園圖記》，為費玉衡作也。時西莊方失明，因口占以授江艮庭先生，使書之。久之，圖亡而記存。今為吾友沈兼士先生所得，出示余，使書其後。

西莊不以古文名，然澤於古者深，故其文簡明有法；且所言經學源流，足以見乾嘉諸儒之風旨。又得艮庭以小篆書之，可稱雙絕。

西莊之為人，好詆訶前輩，高自標置。錢辛楣集中有《答西莊書》云：“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訾毀前人，實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所言深中其病。今此記謂《書》為皇甫謐所亂，而有江聲之《集注音疏》及己之《後案》在，則雖亡而復存，其言亦少侈矣！實則其平生著作，考證疏畧者，往往而有，于《蛾術編》尤甚。

如此記言“《公羊》善於識”、“識書，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具在焉”。謹

案：《史记·赵世家》记扁鹊之言秦穆公梦之帝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讖于是出焉。”讖之名始见于此。《秦始皇本纪》云：“燕人卢生使入海还^①，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然则图讖之书，不出于儒者亦明矣。《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夫卢生以燕人入海而奏图书，正所谓燕齐海上之方士、怪迂之徒也。此盖邹衍之别传、阴阳家之支流余裔耳。太史公作《孟荀列传》，附纪邹衍，以见其与儒家异取舍，其后方士传其术复不能通，乃流而为图讖，恶得为“七十子之微言大义”乎哉？

且“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乃刘歆之言，一见于《移太常博士书》，再见于《七略》。歆恶当时儒者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乃感激发愤于此。故其言曰：“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废绝云者，指微言大义言之也。此乃古文家诋议今文之语，与《公羊》无与也，况讖书乎？清季诸儒，好治西汉今文家言，谓之“微言大义”，已非刘歆立言之旨。不意西庄乃先以之称讖书，异哉，未之前闻也！夫五经纬中，颇有周秦人经说，或尚可依托于七十子。若两汉、六朝人所引诸图讖，散见群书，其说可考而知，恶睹所谓“微言大义”者乎？何休注《公羊》“西狩获麟”曰：“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所谓“《公羊》善于讖”者，盖如此。此与隋末道士所献《孔子闭房记》何以异？且说刘字为卯金刀，绝类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其言深可怪笑。七十子之大义微言，殆不如此。

西庄非今文家，以康成之好图讖也，亦从而傅会之，“宁道周孔误，诤言服郑非。”是亦通人之蔽也。余爱其文字之美，而窃疑其说之未安，遂书之以复于兼士先生。兼士湛深经术，其必有以论定之也。

癸酉秋七月^[2]，武陵余嘉锡季豫甫跋（印：余嘉锡<白方>）（图五）

【笺注】

[1]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湖南常德人。文史、目录学家。光绪廿七年（1901）举人。1928年以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并担任辅仁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著有《四库全书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等。

[2] 题跋日期“癸酉秋七月”（即1933年农历七月）。按，其文又载于《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640—641页）及改版之《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602—603页），文字略有小异，盖据家存之底稿編集。而其题跋日期则作“一九三二年六月”，或其原稿草拟于是年，而正式题跋于下年者。

①“还”字原夺，据《史记》原书补。

(杨树达^[1]跋)

兼士先生出此卷属题。余展卷一读近日题识者，自太炎先生以下，皆余所尝接席者也。顾自太炎释“不窥园”为不治生产，援庵纠之，晦闻复伸太炎之说。

余谓以文字训诂论，援庵之说良不可易。《史记》云“三年不观舍园”，《汉书》云“三年不窥园”，如章君之说，则董生三年不治生产，终董生之身，治生产之日亦多矣！马、班行文，宜不乖刺若此。汪容甫之释《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曰：“虽终身不改可也。”顾说彼文则可通，若释此语，谓“虽终身不窥可也”，不亦滑稽可笑乎？晦闻引《周礼》“园圃，毓草木”为证，谓园非游息之园林，立训固通，然则董生舍有园圃，正其治生之证，不足以证其不治生也。要之，董生不问家事，史文已别言之，无庸假窥园与否以明其事。其立文之旨，重在不观、不窥，故下文皆承之曰“其精如此”。而《御览》引《邹子》以“乘马三年，不知牝牡”与“不窥园圃”并叙，皆谓其神有专务、用志不纷耳。援庵长于史学，故诠释得真谛如此。

其神有專務用志不紛可援著長於史學校詮釋
得真諦如此第章君深通故訓晦別亦非昧昧者
特論云云者蓋別有所見也自清末葉歐洲權利競
爭之說輸入中土雖士大夫不免為其所眩惑近來人
竟有效魯君之故智鑄質鼎以求售者小者必此大者
可知矣兩君目擊時變心存矯世殆戴記所謂有
為言之非其本意也余意不欲佐門而竊思解紛愧
無說言微中之才不審此紛果可解與否又恨章黃
二君俱逝不得質證余說是則可為累唏者耳

民國廿六年四月清明後一日長沙楊樹達題



图六

第章君深通故训，晦闻亦非昧昧者；持论云尔者，盖别有所见也。自清末叶，欧洲权利竞争之说输入中土，虽士大夫不免为其所眩惑。近来竟有效鲁君之故智，铸赙鼎以求售者。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矣。两君目击时变，心存矫世，殆戴《记》所谓“有为言之，非其本意也”。

余意不欲佐斗，而窃思解纷。愧无谈言微中之才，不审此纷果可解与否？又恨章、黄二君徂逝，不得质证余说，是则可为累唏者耳。

民国廿六年四月清明后一日^[2]长沙杨树达题

（印：杨树达印<阴>、遇夫<阳>）（图六）

【笺注】

[1]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1905-1911年留学日本，1920年以后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等职，1937年后南返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直至逝世。著有《积微居金文说》、《词诠》、《汉书管窥》等。

[2]题跋日期“民国廿六年四月清明后一日”即1937年4月6日。关于题跋的情况，在其《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也有记载：“（1937年）3月14日，访沈兼士。……出所藏费玉衡《窥园图》，嘱为题记。前有王西庄、江艮庭题语。”（130页）“（4月）6日，为沈兼士题其所藏费玉衡（仲玗）《窥园图记》卷子。”（131页）

（高步瀛^[1]跋）

沈兼士先生出《窥园图记》，属书其后。记为王西庄先生为费玉衡作，江艮庭先生书并附记；后有章太炎、陈援庵、黄晦闻、余季豫、杨遇夫诸先生跋。琳琅溢目，诚瑰宝也。

粤自有清中叶，汉学大昌。掣今文者，上溯江都；究古谊者，同尊高密。故玉衡作绩，小示异同；西庄论学，特明宗仰。夫董子专心讲诵，不观舍园，史迁所偶，班掾所述，极言勤学，无与治生。是以论古索偶，儼人必伦。朱新仲能举其三，王伯厚更广为五。仲任弛张之喻，理得通方；《邹子》园圃之文，例同挾字。《邹子》言“仲舒不窥园圃”，《艺文类聚》“兽部上”引无“圃”字，《太平御览》“兽部九”引有之。知“圃”字乃文家所谓挾字也。故《类聚》虽删，事理无害，不必执树果蕨之义说之。桓君山岁偁六十，俗说更甚于《儒增》；李弘范注引三年，属辞稍乖乎比事。李注《法言·修身篇》，当引《史记·儒林传》“仲舒不治生业”之语，与公仪子事始相类。其引“三年不窥园”事，似不甚合。章黄虽别有会心，陈杨实皆持正义。取为定论，无俟赘陈。

窃尝辑胶西之集，绎《繁露》之篇。以为山川可颂，宁废游观；瓜果可供，见《春秋繁露·四祭篇》。能无拏摘？盖古人述事，每取形容；后儒读书，动牵文义。若执不窥之说，且限三岁之程，是则孙生映雪，晴昼无挾策之时；郑灼抱瓜，隆冬乏镇心之物。乃知应天因时之道，见《繁露·五行相生篇》。何殊藏修息游之心。虽谓玉衡此图，即为董子下一转语可也；而西庄之言，有可商

權者。不辭駢淺，試視縷之。

宣尼學《易》，寡過是期；輔嗣注經，玄言獨逞。清儒黜其野文，濟以古義是也。特是枕膝之誣，梁丘既疏通而明證；菱茲之義，長卿亦始取而終違。惠氏乃目以冤詞，詆為譖語。謂孟堅之失實，許慈明為知言。寧非故淆是非，強滕口說？觀其伐材鼎祚，歸源仲翔，而巽鮒在井，雜子夏之書；“《井·九二》：井谷射鮒。”^①惠注云：“巽為鮒。”虞義也；又注云：“鮒，鰕蟇也。”則取子夏傳，與虞云“鮒，小鮮也”不合。一鮒字取二家之義，而義又不同，注經創見。兌虎非坤，從俗儒之說。“履虎尾”，虞以坤為虎，斥俗儒謂兌為虎。惠以虞為非，而注“頤·六四”又云坤為虎。天厨酒食，不取鄭氏之爻辰；世卦游魂，略見京房之飛伏。若鑄九州之鉄，堪僞百衲之琴；止宜許為專門，尚難繩以師法也。玉衡《易說》，未得覽觀；三家丛殘，仅堪搜輯。而叔重說解，略存古文；德明音義，多屬異字。欲求章句，已惜單微。他若費紀天文，特傳分野；孟推卦氣，爰起中孚。以至天降小雨，封事蚤陳；地發大云，雜占可諗。京氏末流，夷于術數。殆出明堂之別派，殊非易學之正宗。此可為商榷者一也。

永嘉遭燹，晚出梅書；貞觀修文，謬崇孔傳。清儒標廿九篇之斗極，証十六字于道書。東晉偽昭，南山讞定。及乎《集注》，已出《后案》，復成嵒峽兩峰，照灼千古。乃者傳參仲默，江則諱而不宣；說異康成，王輒詆為非是。何昇伯宗入告，攘輦者之善言；劉蘭說經，毀仲舒而立死。且艮庭自

兼士先生愍其愚而匡其謬也

著雍攝提格之歲玄月高步瀛



燕遊之樂

時子以病年餘不能出門戶

勉策跛鼈聊為續貂尚冀

知糾繩者矣抑更有疑者西莊既言尊政鄭又云扶服而三月成昏竟異禮經之注五侯作牧顯乖鄭志之言矛楯既形左右奚袒此可為商榷者三也若夫侈張必繹特竹垞之緒餘輕訾前人致晚徵之諷諫余君之跋先獲我心至從長弃短輕轉益多師新火可傳江河不廢則西莊先固吾輩所願執丹漆以相從奉馨香而展拜者也嗟乎錢精王博代復幾人蔡絹江毫藝兼二絕先民不作空披蛾術之編痼疾難瘳竟絕

图七

① “九二”，原作“九五”，据《周易》原书改。

注自疏,实本师承;亦古亦今,不拘家法。而西庄则高标汉帜,专精郑书;何以《酒诰》称王,不补晋人之削字;彭蠡作汇,莫辨徐坚之驳文。《后案·禹贡》引《初学记》六所载郑注,与孔疏引异,阮伯元《肇经室一集》卷十二《浙江图考》谓非真郑注,甚中王之失。此可为商榷者二也。

郑君囊括群经,衡平三传;尝注《左氏》,旋授服生。北人视月,犹行子慎之书;南学据华,首重成侯之注。孔疏既布,贾义并微。以彼钱癖等夷,金行佐命。恒假《春秋》褒贬之旨,阴饰典午篡弑之奸。光伯规过,曾致针砭;里堂补疏,尤严铁钺。至若土地之考核,历数之推详,比于前修,实为特出。其它新旧参观,亦复得失互见。叔段犯上,谁谥嘉名;邓侯求援,宁盟本国?虞思为幕,胡居瞽瞍之先;夷昧生光,犹袭《公羊》之误。凡兹覆辙,自贵改弦。而士佻二八,竟易四人;晋偏五十,乃云一乘。褻衣金玦,昧方相为狂夫;琼弁玉缨,违马饰之旧制。徒劳规矬,难语棣通。又若晋士五人,贾佗寔为季子;《左·僖廿三年》杜注、《晋语》韦注,皆以司空季子为胥臣,乃沿服注之误。予别有考正之文,长不复录。《虞书》四罪,共工讵是穷奇。《史记·五帝纪》:舜流四凶,在宾于四门之时;四罪,在摄政之后。时与人皆不同,贾、服误合为一,杜因之。奈何滥列胥臣,谰诬史克。遂致郑詹、晋胙之语,皆不可通;宾门、摄政之年,更无由别。此又徒为沿袭,未知纠绳者矣。抑更有疑者,西庄既言尊郑,又云扶服,而三月成昏,竟异《礼经》之注;五侯作牧,显乖郑志之言。矛盾既形,左右奚袒?此可为商榷者三也。

若夫侈张岷纬,特竹垞之绪余;轻訾前人,致晓徵之讽谏。余君之跋,先获我心。至从长弃短,转益多师,薪火可传,江河不废,则西庄先生,固吾辈所愿执丹漆以相从、奉馨香而展拜者也。嗟乎!钱精王博,代复几人?蔡绢江毫,艺兼二绝。先民不作,空披《蛾术》之编;痼疾难瘳,竟绝燕游之乐。时予卧病年馀,不能出门户。勉策跛鳖,聊为续貂。尚冀兼士先生愍其愚而匡其谬也。

箸雍摄提格之岁玄月〔2〕高步瀛(印:闾仙<阴>)(图七)

【笺注】

〔1〕高步瀛(1873-1940),字闾仙,河北霸县人,文学史家。光绪廿年(1894)举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历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中国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任教于辅仁大学。著有《古文辞类纂笺证》、《唐宋文学要》、《唐宋诗举要》等。

〔2〕题跋日期“箸雍摄提格之岁玄月”即农历戊寅年九月(当1938年10月至11月间)。高步瀛以骈文独步于民国,《杨椒山手卷跋》、《陈援庵六十寿叙》及此《王西庄窥园图记跋》,皆晚年力作。高氏对此题跋也很满意,曾将原稿赠其门生程金造,故程氏有《回忆先师高步瀛闾仙先生》(《学林漫录》1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17页)一文,亦专门抄出该跋以证其渊博。二者相勘,字句多有不一者,自系誊写之际又加修改所致。今之正式题跋较原稿更为精工凝练。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

